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诗歌的国度。作为儒家文化教育的逻辑起点，先秦的诗经旨在整体提升个人的道德水准，使人达到成就君子仁德的目标。

《诗》与仁

张玖青

作为一个内涵不断增强的概念，“诗教”意蕴丰富而多变。如何把握孔门乃至传统文化中的诗教观，仍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需要以诗的功能和诗的文体说起。《论语》中孔子论《诗》数次提到“兴”，既曰“兴于诗”，又曰“诗可以兴”。

《诗》触发人心之仁觉悟，成就君子克己守礼之自觉。《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观其风俗，则知其所以教也。’”



细井徂《诗经名物图解·相》

资料图片

孔门言教首倡《诗》教，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完成个人道德的整体提升，并达到个人成德之目标，是以《诗》为逻辑起点的。”

《诗》教何以始始于《诗》？换句话说，孔门为什么如此重视《诗》？盖孔子生逢周王室衰落而诸侯争霸之时，当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或自大夫出，人心涣散而不可收拾。

然有利者亦有弊，万物皆然。《诗》教利在能成就君子仁德，其弊则让君子有可能“失之于愚”。盖仁德君子常推己及人，以己之温柔敦厚视天下人，这有可能使己陷入可欺可笑之境。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观其风俗，则知其所以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何谓温柔敦厚？温柔者，颜色温和而内心润泽；敦厚者，内心宽大诚实之义。何谓温柔敦厚之人？即仁德之君子。

孔子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古今注《论语》者皆以为君子所以望之俨然乃礼之存，即之也温乃仁之著，听其言厉乃义之发。

观察魏晋玄言诗的创作，不可忽略当时盛行的两个思想：一是诗歌所要表达的深刻抽象内容与语言文字自身的客观制约的矛盾冲突，即言意之辩。

中国古人很早就提出“言为心声”，相信人的心思是可以透过语言来表达的。就诗歌创作而言，则有“诗言其志”（《礼记·乐记》）之说。

魏晋文人明白，诗歌总是要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语言的不尽意性可以导致人们完全不在乎语言的使用状况，也可以相反促使人们更加追求能够尽量达意义的词语。

《诗》教为孔门教育的根本，也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逻辑起点，“一切言教皆摄于《诗》”（马一浮《诗教绪论》）。

那么这种超越才情是什么呢？从现存玄言诗及其诗人情况来看，当时的诗人都富有才学而且擅长思辨。《世说新语》中所记录的辩难之言和玄谈之语，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并不具有多少理论建树。

《诗》教作为成人成材教育之基础，具有鲜明的道德属性。在深入发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今天，《诗》教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因此，魏晋玄言诗虽然在整体上没有留下什么脍炙人口的作品，但它却是创作主体第一次思考诗歌表现的本体意义、寻求语言表达功能的本质属性，尽管这一切都是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展开的。

《诗》教有许多诗歌的重章换词确实是出于诗人的精心构思，它们在诗篇中起到了组织情节或推动叙事的重要作用。

从文学发展史的眼光来看，魏晋玄言诗将表现的范围触及抽象的义理层面，又孜孜于寻求诗歌语言的更佳表达方式，这种类似于取火自焚的表现，反映的是诗人可贵的开拓精神和探险精神。

文学遗产

本报编辑部 主办
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 协办
本期主编：王利民（赣南师范大学教授）
2019年第14期 总第964期

《诗经》中重章换词的叙事功能

王帆

“重章”是《诗经》中常见的一种篇章构成形式。《诗经》的重章，有两方面受到学者的特别关注：一是篇章为何要重复，即诗歌重章叠唱的形式缘何产生；二是为什么重复中有变化（变化部分称为“重章换词”），它究竟起到什么作用。

已经付诸了实际行动。所以后一句“琴瑟友之”由此兴发；男子以琴瑟来获取女子芳心，这也是采取的实际行动。

《诗经》中部分重章诗歌也具有明显的叙事性，或者说是“在重复性表演”中完成了叙事。其中较被认可的例子可能是《召南·摋有梅》。

关于第一个问题，传统的研究多从诗歌体式方面切入，将其视为一种诗歌篇章的组织方式，是诗人主动所为。而较新的研究则认为，重章来自诗乐仪式或歌唱方式。例如诗歌的三章可由三个不同的歌者依据同一曲调作词演唱，当然也可能是一个歌者依据一种曲调重复创作三章。

已经付诸了实际行动。所以后一句“琴瑟友之”由此兴发；男子以琴瑟来获取女子芳心，这也是采取的实际行动。第五章的“采芣苢”《说文解字》谓：“芣，草覆蔓。从草毛声。《诗》曰：‘左右芣之。’”这一解释长期未受重视。

《摋有梅》这种诗歌形式，可称为具有叙事功能的重章换词，这在《诗经》中并不少见。如果我们秉持重章换词可能具有叙事功能这一观念，去重新审视某些诗作，往往能有新的发现。

应该说，这一重章研究的新思路是有道理的，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前人过于看重诗歌体式与词句训诂的缺点。但另一方面，如果把《诗经》中所有重章都归结为仪式表演方式，而无视重章换词之文本意义，或只将其视为重复性的随机改动，这也是有问题的。

《摋有梅》其实七分。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摋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摋有梅，顷筐之兮。求我庶士，迨其谓兮。

这类以树上梅子的数量比喻女子的青春，又引出其对理想佳偶的企盼心情。第一章“其实七兮”是指树上尚有七颗果实，比喻青春仍在，故其心态较为从容，要求意中人择吉日前来相会《采芣苢》。第二章“其实三兮”，喻青春所剩不多，故心态较急迫，“迨其今兮”即谓今天就来，不必再等吉日。至第三章“顷筐既盈”，谓梅子已尽数落在地上，指女子年龄已大，而“迨其谓之”一般认为是将当时“仲春之月，令会男女”的风俗，此时男女可私奔而不受指责。

全文将以《诗经》中部分诗篇为例，分析重章换词具有的明显的词义变换和叙事功能，从而证明《诗经》中的重章结构并非全都出于仪式表演

的重复，也有作者谋篇布局的匠心。如果翻看传统注解，会发现古时学者多致力于发现《诗经》诗篇中重章结构的词义变换及其内涵，但问题在于他们犯了“一概而论”的毛病，试图将所有重章都从语义角度强行进行解释，因此才引起今人的不满。

传统观点一般认为这三章属于并列关系，即流之、采之、芣之都是采摘、摋、择取之意，而求之、友之、乐之基本属于同一性质的内容。诗歌通过三章重复，来反复表达君子求淑女这一情感主题。但本文认为，这首诗并非仅是重复情感主题，而是具备一个叙事主题，这一主题正是通过流、采、芣和求、友、乐这三组词的语义变换来体现的。